

我跟狱霸打了一架

1

「我不是想替你管教孩子，只是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感觉不太好，说一说罢了。」我说着，就松开了那小孩脚。这男人还不知道是啥身份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大。

「你说都不应该说！」那男人背后的小青年恶狠狠的喊着，挥拳就朝我奔了过来。我心里的无名火「蹭」的一下就窜了上来，干你娘的，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他妈还没完了！

「砰」一声闷响，那小青年刚冲过来，我一个扫踢就狠狠的砍在了他身上。这家伙重心极差，被踢的向右倾斜了一米多，「扑通」一声跪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周围客人都吓了一跳，那小孩就站在我面前，一动不动，脸都吓白了。

那男人脸上也变了颜色，他恐怕没有想到自己的「打手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吧。就这家伙，还没我平时踢的沙袋结实呢。

男人不再说话，而是仔细的观察着我和小妖两个人，好像要记下来我们的样子。我心说看你妹啊看，反正你又不知道我是谁，你要是敢掏手机叫人，我直接当场废了你。

凶器跟拐子急忙走了过来，问我：「怎么了？」我说没事，眼睛就死死的盯着那个男的，看他掏不掏手机。

「功夫挺不错。」男人看完我之后，面无表情的留了这么一句话，带着他的孩子转身走了。被我踢跪下的那个人也踉跄而去，我看到他们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。

我说：「这饭不能吃了，咱得赶紧走。一会儿再叫人杀过来就麻烦了。」

「怕啥，干他丫挺！」小妖撇着嘴，又摸了摸身上，「可惜没带甩棍。」

「行了，别得瑟了，还记得上次在滨江道打那一次不，李哥的脸都给气绿了，咱就别找事了。」凶器毕竟考虑的周全一些，带我们赶紧离开了这里。

回去的路上，开车的凶器沉默不语，一脸沉闷。我心里疑惑，就问他：「队长，咋了？」

「今天在粥铺的那人，我好像见过。」凶器想了一下。

「你见过？」

「对，有一次跟着李哥去吃饭，好像在席上见过这个人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公安局一个姓陈的副局长。」凶器思索着。

「陈副局.....那个咱们原来打过的姓秦的拜把子兄弟？！」小妖最先反应了过来。

「对，应该就是他。」凶器点点头。

「操！」我的头忽然「嗡」了一下。这下可好了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捅大娄子了。

「没事，他当时没注意到我，光看你跟小妖去了。」凶器扭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他应该不会认得你们两个。再说，又不是多大的事。」

「妈的，早知道就不踢那么狠了。」我又想起来那个被我一腿放翻的家伙。

回到基地之后，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对李哥说，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一点小摩擦嘛。再说，就算他想秋后算账，能不能找到我们还两说呢。

可是事实证明，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我们低估了刑侦人员的办事能力，有个目击者最后都能找到凶手，何况当时有那么多目击者。

另外，我们还忽略了一句俗语：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我不该踢那一腿的，太不给主人面子了。就像领导家养的贵宾跑到野外撒欢去了，城管敢打吗他？

事后不到一个星期，李哥就安排我打了一场拳赛。拐子跟我一起去的。其实那次都是被我连累的，因为我不会开车，每次有比赛都要有人陪我出去。

那天比赛打的很顺，对方水平不咋地，也可能是刚混进这个圈子里来的。我近身一个高扫上头他都没什么反应，直接被一脚

踢晕了，好像喝多了一样踉跄的向后退，我接着一个后手重拳放倒了他，比赛没有任何悬念。

就在对手无力倒地之后，我还没有下台，外面忽然骚乱了起来，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没有任何预兆的冲进了场子里，大喊道：「不许动，全都不许动！全都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！」

我当时都懵了，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：打黑拳的场子竟然被扫了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现场的人都慌了，但已经是无路可逃，门口都被堵死了，只能一个个蹲在了地上，老老实实的双手抱头。

我从拳台上跳下来，立刻有一个人从后面打我的背，大声的喊着：「蹲下！蹲下！抱头！」我下意识的想还手，拐子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地下拽，一边低声说着：「别动手！别动手！要动手就麻烦了！」

我明白拐子的意思：办拳赛的庄家都是有背景的人，按说绝对不会被扫场子。发生今天这种情况，肯定是上面有人直接发话了，人家有备而来。我只能跟其他人一样，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打我后背的那个人非常利索的反剪了我的双手，一下就把我的脸按到了地上。

接着又上来几个人死死的掐着我的脖子，还有一个人的膝盖顶在我的腰上，两条腿也不知道被谁给按住了。但我感觉至少还有四个人要从外面插进来，我忽然觉得很内疚，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部位可以供他们制服了。我趴在地上，脸贴地面，一动也动不了。这帮人在我身上推来揉去，不断涌动，并且还不停的大喊，不许动。

妈的，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，谁动谁是王八蛋。我艰难的转过头，看看拐子，他跟我是一样的待遇。

我暗道，行，这下算是栽了。

我被扭送上了车，现场一片混乱，不知道拐子被摁进哪辆车里去了。车子一停，我就直接被送进了审讯室。

「铿」，惨白色的大灯亮了，强光直刺我的脸，弄的我很不舒服，只有微微侧过头眯上眼睛。对面坐着一个拿钢笔的男人，用职业性的目光冷冷的盯着我。

「叫什么名字？」男人冷冷的问了第一个问题。

「狗剩子。」

「我问的是真名！」男人一拍桌子。

「说的就是真名。」我身上一没带身份证，二没带户口本，我就是说自己叫克林顿你也得接着。

「身份证号。」男人不耐烦的问道。

「忘了。」

「身份证号你都能忘？」

「恩，我脑子不大好使。」

「别跟我要贫嘴，一会儿有你受的。」男人冷冷的瞅着我，接着问：「工作单位。」

要么就通知单位，要么就通知学校，要么就通知家长，反正就这点玩意儿了。我破罐子破摔的回答：「无业游民。」

男人倒也不再纠缠这些问题，直接问道：「10月13号的时候，也就是六天前，你都干了什么？」

我勒个去，你咋不问我去年都干了什么呢。这每天都过得没滋啦味的，谁还特意记着六天前都干了什么。别说六天前了，你就是问我昨天干了什么我都忘了。我抬起头回答：「忘了。」

「忘了？那我提醒你一下。」男人用笔敲着桌子，「六天前，你是不是在市区里的一家叫香麦粥铺的店里出现过？」

2

香麦粥铺？两秒钟之后我才反应了过来，接着一下愣在了那里。我明白了，人家终于出手了。这次虽然扫了全场，但针对的目标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。

见我还在发愣，男人提高了嗓门，用笔指着我说：「想起来了，六天前，你是不是在香麦粥铺出现过？」

「是。我在那吃早饭来着，怎么了，有问题？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人家把底细摸的一清二楚，想赖是赖不掉了。我只有承认。

「你不用刻意隐瞒自己的情况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什么身份，干什么的，我们都掌握的一清二楚，我刚才问问你，就想看你是不是老实交代。你知道打黑拳犯了什么罪……」对面的男人还在喋喋不休的进行着「攻心战术」，我没有给他废话，直接来了一句：「我是李向昂的人。」

男人一下停住了嘴，在惨白色的灯光映照下，他脸上的肌肉明显抽搐了一下。

养黑拳手，开夜总会，三教九流都有朋友，这几年我明白李向昂的势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否则滨江道群架那一次我们就会栽了。这种时候，我只能亮出这张底牌。

男人只是稍稍一顿，接着用笔敲着桌子，用更加严厉的口气说：「你是谁的人都没用！」

当晚我就被拘留了。进了号子里一看，我乐了，这不是拐子吗，怎么比我速度还快。

「就咱俩进来了，其余人都放了。」拐子无奈的笑着对我说。

「就是因为上次在香麦粥铺的那个事。唉，啥都别说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」我感慨着。

「没事，能在这里呆两天就算不错了，说不定明天李哥就把咱给弄出去了。」拐子倒是相当乐观。

「希望如此吧。」我嘴上这样说着，可是心里却一点不轻松。这次毕竟是直接落在了对方手里，李哥要想摆平这事不会多容

易，县官不如现管啊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随手把被子扔到了床铺上。

「你妈逼，往他妈哪扔呢！」一个家伙「腾」的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冲着我喊道。

我一看，那被子我扔在了一张空床上，离他还远着呢。我就不明白他在这瞎喊什么。我问：「咋了，被子砸着你了？」

「被子没砸着我，这床上的灰都吹到我脸上来了！」这人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痞气，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。

「哦，那对不起了。不好意思。」我这人还是讲理的，既然错在自己，我就赔个不是吧。

「下次长点眼，操……」这人临躺下之前又骂咧了一句。

这一下把我给惹毛了，他妈的给脸还不要脸了。我立刻骂道：「长你妈啊长，你他妈大半夜没事找抽是吧！」

对方比我火气还大，一下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看样子就要动手。不过他看我跟拐子是两个人，又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主，一时间也没什么动作。我刚要再骂他两句，那边又有人说话了：「不服水土啊。」

这声音来的极其悠扬，好像有人在唱秦腔一样，还挺有韵味的。我转过头，看到周围本来都在铺上睡着的人全起来了，后面一个挺胖的家伙，瞪着一双恶狠狠的三角眼看着我。刚才那一嗓子就是他喊的。

「本来过两天我就要去西青监狱了，犯不着再搭理你们。可是看见你们这些不懂规矩的新手我就不得劲。懂不懂长幼有序？你们两个，因为啥进来的？」那胖家伙问道，口气大的很。他应该就是这里的「头铺」，也就是整个号子里的老大。

「因为点小事进来的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们这就睡觉。」拐子毕竟是本科毕业，眼力劲还是有的，他急忙拉着我就要上铺。我也不想在这里把事情搞大，省的节外生枝。

「等会儿再睡。」头铺却一摆手，叫住了我俩，「既然跟弟兄们闹别扭了，先服完水土再上床，别急。」

服水土，这我知道，说白了就是牢头狱霸折磨新犯人的一种手段，让其在这里服服帖帖的听话。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个表哥进去过，出来说服水土的滋味真不是人受的。牢头花样百出，想着法子折磨人，比如有「拍电报」，就是让新人背靠墙，用脚尖点地，双臂伸直，贴墙不能动。时间一长，全身发抖，手指就会不由自主的「得、得、得」叩击墙壁。

这算是比较不错的待遇。更狠的还有「划船」，让新人脱了裤子坐在地上，露出屁股做出划船的姿势。脚一勾，屁股往前一挪。再一勾，再一挪。从东头到西头，从西头到东头，把屁股磨的掉皮，血淋淋的。

另外还有「看电视」和「开飞机」这种娱乐性很强的节目。

「看电视」就是让新人把头伸进马桶里，让他讲看的是什么电视节目。讲完后，头铺一蹬马桶，屎尿顿时溅人一脸。而「开飞机」是最具创意性的一个，让人坐在板凳上，头顶着一个尿盆，双臂展开，左右手腕上各挂一个小桶，看上去像个飞机一

样。什么时候新人坚持不住了，身体一晃，头上的尿盆扣下来，倒的一身都是。

我却不知道，这次头铺想给我们服的是什么水土？

胖头铺的话刚落下，就有一个人拧开自来水管，「哗哗」的接了一大水桶的凉水，拎到我们面前说：「啥时候喝光啥时候睡觉。」

操！我光看着那一大桶水，胃里一下就饱了。这么一大桶水，要我跟拐子喝完，不得撑成死鱼啊！

我还在这寻思着呢，就听见了拐子沉重的喘气声。我心道不好，拐子要发飙了。我这个念头还没落下，拐子就抓住那个小子一个顶膝，直接干他肚子上了，然后把他的头狠狠按进了桶里，咬着牙骂着：「你他妈喝吧！」

在这里我要说一下，不要被拐子本科毕业的身份和长相俊朗的外表所蒙蔽。诚然，这家伙是我们几个里比较冷静的一个，但打黑拳的，没有几个甘心受气的主。越是平时冷静的人，到了真格的时候出手越狠，都让你想象不到。我们曾戏称拐子是典型的「妓女」风格，不是不出手，而是没到火候。

五块钱？你当我是什么人？

五十块？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

五百块？今晚我是你的人！

五千块？今晚别把我当人！

五万块？别管今晚来多少人！

五十万？别管今晚来的是不是人！

3

拐子一出手绝对狠辣，给我们拎水桶的小子一头扎到水桶里就起不来了，往上咕嘟咕嘟直冒泡。头铺一下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大声喊着：「反了你了！」

当时的情景，我只能用捅了马蜂窝来形容。二三十号人一起冲了过来，跟他妈打仗似的。还有五六个没上，躲在一边看戏，估计是中立那边的。幸亏这号子里面够大，还能施展开拳脚，要不然被人挤在那里，这么多人扑上来，光压也都压死了。我跟拐子也明白，这第一拳出去，就再也没有退路了，咬着牙打吧！

能被关进来的，基本上没什么好人，最起码也在街上跟人打过架斗过殴，全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主。虽说攻击力差点，防御弱点，速度慢点，但扛不住人多啊！千里之堤还能毁于蚁穴呢，何况这么两个大活人。我一上手就眼红了，杀心顿起，脸上身上挨了多少拳根本记不住，反正谁的脸在我面前出现我就打谁。

这场架打的真是过瘾，又解气又解乏。一小子低着腰摸进来，朝着我眼上就抓，我头一偏，一下抓我脸上了，顿时火辣辣的生疼。我左手一伸抓住他的头发，右拳直接一个上勾干他下巴上了。这小子白眼一翻直挺挺的就躺了下去，估计下巴都快干碎了。还有几个人直接扑过来抱着我的腿，还有人去拽我的胳膊。

膊，我一个近身肘砸的他捂着脸往后退，然后用拳头使劲的打那几个抱着我腿和我腰的人，专朝后脑打。

在我打人的时候，身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拳，不知道哪个王八蛋一脚踹我腰眼上差点让我趴在地下。虽然重心不稳，但丝毫不感觉不到疼，反而让我愈加兴奋。他们的攻击跟拳手的攻击还不一样，拳手的攻击刚冷生脆，一拳打过来力量能透进去，不仅让你感觉发麻，而且还钻心疼痛。这帮家伙看似虽猛，但就是一顿杂乱无章的攻击，不过，乱拳打死老师傅啊！

对方下了狠手，我俩也是不要命，双方像有世仇一般厮打在一起。那桶自来水早被打翻了，流的满地都是。有个家伙竟然突发奇想的拿着那个空水桶来罩我的头，还没近身就被我一脚踹翻了，简直他妈的脑残。

正热火朝天的打着，那边忽然发出「啊」的一声惨叫，大家都是一愣，动作慢了一拍，我扭头看过去，拐子不知道从谁手里夺过一个牙刷，头是被削尖了的那种，上面全是血。一个家伙捂着自己的膀子，鲜血从手指缝里汩汩往外冒，他惊恐的看着面前的拐子，那眼神好像见了鬼似的。打红了眼的拐子跳过去就要继续扎，对方转身就跑，周围的人也都吓住了，竟然纷纷避开他们两个。

那小子转身没跑两步，从床上揪起来一床被子抱在身上，拐子冲过去，牙刷的尖头「嗤」一声就捅进了被子里，那小子的脸都吓白了。就在那时，有人拿着一个瓷缸摸到拐子后面，照他的后脑勺就要砸，我立刻冲过去，抡起右腿就朝着那个家伙的脑袋扫了过去。这家伙反应也是极快，竟然一把丢了瓷缸，缩

着脑袋蹲在了地上。我这一腿正踢在上下铺中间的空心铁管上，「噶」的一声，铁管被我一脚踢弯了。

这一下全号子里的人再也没有动手的，都站在那愣愣的看着。拐子面前的家伙抱的被子没有被扎透，但他已经吓的坐在了地上，脸色煞白，对着拐子不停的摆手。

我转过头，看着那个在原地杵着，一直没有动手的胖头铺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是下了杀心的，打红眼了，谁管那么多，理智一般都是在事后才出现的。头铺看到我盯着他，多肉的脸上狠狠的抽搐了一下。

「喇，」就在这个时候，号眼被拨开了，门外传过来一个声音：「干嘛呢，里面炸锅了？」

他们出现的总是很及时。

「啊，没事没事。」头铺立刻换了一副表情，乐呵呵的笑着，「弟兄们几个闹着玩呢，没事没事。」

外面的眼睛透过号眼朝里面扫了一圈，几个家伙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装着在打扫自己的床铺，拐子也迅速把带血的牙刷藏进了袖子里。在他面前坐在地上的那个小子因为抱着一床被，肩膀上的血我估计也看不到。那人的目光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了头铺的身上：「牛老二，你都要快走的人了，注意不要给我闹事啊。」

原来这头铺的名字叫牛老二。

牛老二立刻笑着说：「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我天天都配合你的管理，哪有什么事啊。」

「没事还不快点睡觉？！」

「就睡，就睡。」其他人立刻拉开被子上床，做欲睡状。

门外的人又盯了一会儿，才「唰」的一下关上了号眼。室内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。

「两位兄弟，身手真不错，我牛老二服了。能不能问一句，是在哪混的？」牛老二看号眼关上了，才低声问道。

「鸽子知道吧。」经过刚才的事情，我们都已经互相心领神会的解除了威胁。拐子把手里的牙刷掰断，扔在地上说：「我们是跟他混的。」

「哦，原来是李哥的人啊！哎呀，哎呀。」牛老二立刻换了一副面孔，无比热情起来，一下从铺上跳下来说：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这真是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」

「咋地，你也是李哥的人？」我疑惑地问。

「不，不，我还在外面混的时候，就听过李哥的大名。外面混的，谁不认识李哥啊，不管是谁都要给李哥几分面子。」牛老二说完，又对其他人喊道：「你们还愣着干毛，还不快点给新人铺床？顺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把地上的水都给我弄干喽！」

其他人立刻忙活了起来，紧张有序。那个被我一拳打的翻白眼的小子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，一边揉着自己的下巴一边给我铺床。牛老二又想起来是什么，从床铺底下翻出来两根烟卷要给我俩点上，我跟拐子都摆摆手表示不会。

「不会抽烟？」牛老二很是惊奇。

「没这习惯。」我答道。

牛老二讪讪的收了烟，接着又问：「因为啥进来的，呆多长时间啊？」

「打架斗殴。」还没等我说，拐子就抢着答道：「呆不几天，李哥一早就要把我们弄出去。」

「那是那是。」牛老二陪着笑脸说：「等以后兄弟们都出去了，还请你们跟李哥多照顾照顾啊。」

「好说，好说。」我跟拐子点着头。我转头看了看，那个被拐子扎了的倒霉蛋正一脸苦相的包扎自己的膀子，幸好伤口没那么深。活该，谁叫他欺负老实人的。